

那位叫海子的年轻诗人,我朗诵过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万没想到,他写完了“大海”之后,便“下海”了,时年仅25岁。生命可贵,真为这样的年轻人惋惜。

其实,关于生死这个话题,我和我太太不免常常提及。目前,还是比较轻松地约定,我们间的相互陪伴最好都能到80岁,然后就过一天算一天了。她起码应当活到90,我若能过了80岁这一关蛮不错了。一定要有个人先走的话,应当是我,而我的太太应当存活在这个世上长久更长久些。理由是,她的心肠好,总惦记着人家的好处,而更要紧的是,毕竟我的太太更为重要,孩子们更需要母亲的呵护啊。我太太太执意要和我抢,经我这么一说,居然一时语塞……

也许真是上了年纪了,如同自恋一般,现在晚上临睡之前,经常会拿出一些“过时”的照片翻翻看看。看来那65岁以前的还皆可圈可点,之后的便惨不忍睹。还是最喜欢陶醉于小时候所拍的照片。最可惜我太太家里的相册,在那个年月都自愿或不自愿地毁掉了,一张也没留下,倒是我小时候

的照片不知为何保存了下来。我很愿意坦言,我小时候的模样,可爱至极,人见人爱,人见了都忍不住要上来抱一抱,确是大大地风光过几年。妈妈的记性再差,下面那个细节还总是不会忘却的。一岁多时,妈妈兴冲冲抱着我去照相。照像馆师傅见我表情那么丰富,笑得又那么甜,即恳切要求免费给我拍摄,接着

就一拍再拍,还形成一个系列,放到橱窗里去吸引路人的眼球。我跟太太太会顺带说到我小时候上幼儿园的事情。有时说着说着,我冷不防就冒出了一句:“不是虚构,那时会有班上的小小女生,凑上来亲我一下。”我太太颇感惊讶:“噢,反倒是我女儿亲小男生?”“当然,谁叫我是个小美男子!”于是,我太太无语。

小外孙业卫石在外婆家生活了四年。最揪心的是生病,好像天塌下来了,除此之外,剩下的都是满满的快乐了。小傢伙像极他舅舅,而我的儿子又极像我小的时候,因此也就可以想象这小外孙是何等惹人怜爱了。女儿把小宝

愿有岁月可回首

童自荣

贝托给我们照料,扬言是补偿她小时候因我忙于厂里工作而造成的缺憾,这话我听了付之一笑,但小外孙我们是真宝贝啊。是啊,小东西你哪里会知道,为了能让你时时刻刻生活在母亲身边,最大限度享受母爱,你妈妈毅然辞去三年总计百

万薪水而毫不足惜;小东西你又哪里知道,你外婆心脏什么的都有待诊治,又这把年纪了,她是无视自己的生命在呵护你啊。而你小的时候,睡相又极差,每晚都旋转180度,这也意味着你妈妈你外婆为了给你盖好被子,一晚

上至少需要爬起来四五次,且365天天天如此。现在小外孙上中班了。从前三岁不到的外小孙,就开始下意识地有审美意识,比方,他嚷道:“漂亮外婆戴上眼镜不好看!”于是不由分说上来就抠,弄得他外婆的老花眼镜没有一副不“残废”的。

这是我太太有一个朋友圈,她们这帮上海女人,虽都上了年纪,一个个活蹦乱跳地对生活充满热情,哪怕病魔时时会袭上身来。她们习惯于看外国小说、外国电影,热衷于上老年大学。闲时,常常去喝下午茶,交流交流做西餐的心得。

这是她们的生活情调,生死的骨子里的东西。她们都简单而不奢华,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上周,这帮女士又有新

白求恩在我的童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世人大多知道白求恩是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医术精湛的医生,却鲜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艺术家、记者和作家。白求恩是个无师自通的画家,创作过博物馆级的大型壁画;而他即兴创作的油画曾被邀参加过展览会,他也画过很多人物肖像画。至于写作,他更是成就卓著,他在美国报刊发表过通讯、小说和散文、特写,更有报道中国抗战血与火的篇章。白求恩还是一个多产的书信和日记作者。这些,是我在拜读了他的亲笔信和海量的手稿原作时发现的。

去年秋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书库发现了大批中共领袖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抗战时寄到美国的书信原件。我对此这180余箱文件进行梳理时,居然发现了大量白求恩的亲笔书信!这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白求恩,遥远的我童年时的传奇人物,就这样逶迤地、满面硝烟风尘地向我走来。如果不亲自触摸到这些信件,我绝对不能相信在那繁忙的工作、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里白求恩能够写出这样海量的书信、报告、通讯、日记、讲演和书稿讲义。而且,通过这些书信的阅读和其后史料追踪,我也发现了很多我童年时所读的史实误置。抚摸着白求恩的手迹,信纸上的硝烟和指痕水渍,真的觉得时空倒置,就像在跟白求恩对谈。历史,在这里定格,在这里低吟。

毛泽东对白求恩的死,是感到锥心的遗憾的。在《纪念白求恩》中他说了很多让我们牢记的话。比如,开宗明义第一句告诉我们“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白求恩生于1890年,

之所。他们的子女则都在苏北扎根了。胡阿姨对我女儿特别喜欢,我依照北方习惯,让女儿喊她陈奶奶,她很认真地理正说,喊我胡奶奶,我姓胡呢。女儿在琅琊路小学放学早,先是在学校附近的小饭桌做作业,等我们去接。胡奶奶听说后,对我爱人说,浪费那个钱干啥?让孩子在我家做作业吧。自此以后,女儿就在胡阿姨家里一边做作业,一边等我们下班回家。陈炳坤先生家对门,住的是龚永泉先生,龚先生是人民日报社江苏分社的社长,他壮年得子,对儿子很是宠爱,但龚经常出差,他儿子也总让胡阿姨照看。每家都是一个小女孩,因为胡阿姨,孩子们经常在一起,除了做作业,还能在一起玩耍,捉迷藏,学骑自行车,成为多年后他们珍藏的童年往事。

周末偷闲,如果不去古藁公园,或

次,且365天天天如此。现在小外孙上中班了。从前三岁不到的外小孙,就开始下意识地有审美意识,比方,他嚷道:“漂亮外婆戴上眼镜不好看!”于是不由分说上来就抠,弄得他外婆的老花眼镜没有一副不“残废”的。

这是我太太有一个朋友圈,她们这帮上海女人,虽都上了年纪,一个个活蹦乱跳地对生活充满热情,哪怕病魔时时会袭上身来。她们习惯于看外国小说、外国电影,热衷于上老年大学。闲时,常常去喝下午茶,交流交流做西餐的心得。

这是她们的生活情调,生死的骨子里的东西。她们都简单而不奢华,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上周,这帮女士又有新

1939年去世,至死,他才仅49岁。白求恩在晋察冀时常说自己是前綫“最老的战士”,但他直到去世,还没到50岁。

毛泽东还说“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细读白求恩文献,我发现毛白会面不止一次。与白求恩同去延安的加拿大护士简·伊文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毛泽东在其抵达延安当夜接见白求恩和她的细节。其后,简·伊文还记

录了毛泽东邀请白求恩及美国医生布朗并在电影招待会后向观众介绍过白

求恩;此外,她还记述了不久她跟白求恩参加延安庆祝五一劳动节聆听毛泽东讲话及其后联欢的情形。也就是说,白求恩在延安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跟他是有多次往还的。

毛泽东日理万机,当然不会像小人物简·伊文那样细心并记得这些小事。可贵的是,亏得有个细心又记性好的小人物,她给我们记下了被历史遗忘的一些细枝末节,让我们今天能够还原它。至于毛泽东说的白求恩给他写过好多信,这事儿一点不假。白求恩在离开延安后,几乎每个月都给毛泽东写信,短的信几行字,长的甚至达十几页。白求恩是个坚持不懈的书写者;没有回信,他从无气馁一路写下去。

仅就我所能见到保留至今的白求恩签名的亲笔信,就已经够大量。此外,我又从加拿大和其他各地搜求了战时白求恩致毛泽东的书信,其数量和内容都是惊人的。至于白求恩信中向毛泽东写了些什么,我会另文介绍。而翻译这些信,是个大工程,也将是对这一艰难置之尘封历史的可贵挖掘。

者终于结束了什么培训班,会带着女儿在天津新村的院子里转悠。院子北面,翻过山岗,有供大家健身的体育器材,大院的孩子们也都在这里嬉戏放放松。有一次,在这里与一邻居攀谈,说起女儿学琴的艰苦费神。邻居说,他家隔壁有一老师,就是天津新村对面南京艺术学院的,据说很有耐心,你们可否接触一下?盛情难却,经过一番交流,

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女儿就跟着这位老师学了起来。谁知道,女儿学琴的兴趣大增,记谱、练习,都是突飞猛进。考级的时候,更是过关斩将,一路高歌。如今,在海外学习的女儿还会提到这位教她学琴的卓老师呢。

天津新村,没有物业,也没有严格的门卫,老旧,简陋,但这里的人家却彼此客气,彬彬有礼。在这个院子里,带着女儿闲走,往往会遇到很有意思很有故事的人。女儿印象深刻的有当年江苏电视

的动作,精神亢奋地集合起来去玩卡拉OK。当然绝非为发展成唱歌达人,不不,只是因为十分相信,唱歌除了享受快乐,更如同做气功那样有奇效,可以延年益寿,对人的健康大为有益。可那回,因不擅操弄机器,扫兴而归。第二天,其中一位特别活跃的就给我太太打来电话,正巧接在我手上,她并再三“警告”:“别忘了,让你太太回来就给我回个电。”原来她们正在酝酿,干脆自己买套设备,在家里唱。她们是说干就干的,这帮歌唱“达人”们!不瞒大家说,我现在也在尝试唱唱歌,听“佐罗”唱歌总有几分好奇吧,她们的热情不能不感染我。反正我现在倒是想法颇多,甚至有拍微电影的冲动,但到底年事已高矣,什么都要抓紧了。

现在有一个广州话单词在上海很流行,那就是单车。单车上海话应叫脚踏车,普通话是自行车,不知何故,现在都用了广州话的单车。

单车为什么叫单车,查下来,是单

人骑乘之意。我小时候在广

州就学会了踩单车。当时广

州没有人自备单车,是到单

车行租单车来玩玩的。我正

是租单车来学会踩单车。

1938年我到上海,踩单车的人很多,同学盛峻

峰(即大翻译家草婴)就有一辆英国名牌三枪牌单车。

家里也给我买了一辆。时在敌伪时期,买的是日本货单

车。日本人矮小,单车很矮,腿蹬不直,不好受。

我后来把这辆新日本单车换了一辆旧的英国名牌单

车,脚刚好踏到脚踏板处,非常舒服,踩着单车往来

于爱多亚路福煦路,十分自在,十分得意。我踩单车

的本领也好,常让车后面坐人,带人上路。

如今共享单车在上海流行,在马路旁边摆一排单

车供路人使用。希望大家爱护这些单车,让这些单车

好好发挥它们的作用。

现在有一个广州话单词在上海很流行,那就是单车。单车上海话应叫脚踏车,普通话是自行车,不知何故,现在都用了广州话的单车。

单车为什么叫单车,查下来,是单

人骑乘之意。我小时候在广

州就学会了踩单车。当时广

州没有人自备单车,是到单

车行租单车来玩玩的。我正

是租单车来学会踩单车。

1938年我到上海,踩单车的人很多,同学盛峻

峰(即大翻译家草婴)就有一辆英国名牌三枪牌单车。

家里也给我买了一辆。时在敌伪时期,买的是日本货单

车。日本人矮小,单车很矮,腿蹬不直,不好受。

我后来把这辆新日本单车换了一辆旧的英国名牌单

车,脚刚好踏到脚踏板处,非常舒服,踩着单车往来

于爱多亚路福煦路,十分自在,十分得意。我踩单车

的本领也好,常让车后面坐人,带人上路。

如今共享单车在上海流行,在马路旁边摆一排单

车供路人使用。希望大家爱护这些单车,让这些单车

好好发挥它们的作用。

那年的春天迟到很久。若是往年,已是春燕呢喃,

杨柳依依的时节,但那一年依然是漫漫冬日,加上诸事

不顺,我的心情也如草木一般,郁郁不得生发。春寒料

峭的夜晚,我散着步,忽然一阵花香袭来,特殊的、极其

浓烈而又清新的花香。按理,浓烈了就不再清新,但那

种花,就是香得不合逻辑。慢慢地,体内的郁结之气被

缕缕花香搅动开了,像藤蔓一般螺旋上升,肺腑渐渐透

亮起来。是啊,春天终究会来的,且已悄悄降临。

被花香救赎的感觉难以名状难以忘怀。

次日清晨,便去探访。看到的是一排灌木丛,绿色

的枝叶,白色的小花,却不知她的芳名。曾经问过邻居

友人,甚至问过路人甲乙丙丁,但没人说得出的名字

。或许那白色的小花太不起眼,去过不

少花店,花市,也没见过她的踪影。后来

就搬家了。

之后的一年,又偶然闻到同样的花

香,依然是早春特有的,颤动人心

的气息。我突然比任何时候都想知道她的名字

。我怎么才能知道她的名字呢?在那

那国的陌生之地,我甚至无法用当地

的语言来描述她。也不像如今,有手机有微

信。

烦恼漫上了心头。我开始问自己,我

为什么非要知道她的名字

呢?是的,我想更多地了解

她亲近她。有了名字,可以

去查植物学的书籍,可以

去搜寻她的条目,不是嘛,从小到大,我

们都有一种习惯,对新鲜的事物,总想先掌握关于她的

概念和知识,那是一条捷径。

可是如今,我面对的是一株活生生的植物,她的花

香和我的生命,曾有过深入肺腑的连接,为何我要习惯

性地、急急地进入关于她的概念和知识呢?那些都是

从前人的感性经验里抽象出来的,而我为何不能去直接

体验她,去收获属于我和她之间的独特感悟呢?

这样一想,对于名字的执着灰飞烟灭。

之后,每次再遇见她,不再有多余的思虑,只是静

静地和她在一起。闭上眼睛体验她,让她的花香沁入心

脾,滋润每一个细胞。有一年,我发现她的花瓣并不是

纯白色,在含苞待放的时候,是淡淡的绯红;又一年,我

闻到了她的香在初开和盛开时微妙的同与不同。或许

因为不知其名,她于我始终是新鲜的,未知的,吸引我

一次又一次地走近她。

两年前的初春,大老远地跑去郊外的植物园,为的

是探访新引种的河津樱。绕过一条石径时,忽然闻到几

缕熟悉的,浓烈的清香。心里欢跳起一阵预感:揭开迷

底的时刻或许要来了,果

然,园方也给这株植物悬

挂了一枚小小标签:郁香

忍冬。

此时,距离初见,已经

过了十几个春秋。而那些

等待的时空,为最终的相

会平添了几分神圣。

回到家,免不了依着

她的名字去网上搜索一

番,只是那些屏幕上的文

字,远远不及我对她的体

悟来得鲜活有趣。

有了如此美好的经

验,之后再遇到不知名的

花草,也就随缘了。深深

地感知她们的美,比什么都

令人满足。

40年不散邻里

情,请看明日本栏。

老院子



想起初夏的晚风,回到少年的村庄,走过冬天的麦地。

(中国画) 老树

天津新村这个院子,虽然称作新村,实际上,也已经很有一番年月了。我曾经在这所当年在南京还算有点神秘的院落生活过十年光景,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与缅怀。

天津新村地势高昂,横跨一小山岗,错落有致,蜿蜒起伏,树木葱茏,虽然远不是如今高档小区的豪华气派,但也整洁雅静,井然有序。它西侧就是古藁公园,北面一路之隔是一所理工高校,而南端则是省社科院,东北不远处就是省委大院;而更为重要的是,从天津新村往东去不远,马鞍山路边上就是省级机关幼儿园。如此地缘优势,省却了我们小夫妻多少在途中接送小孩的烦心事啊。

我家在二楼,楼下住着陈炳坤先生,他夫人姓胡,是幼儿教师。他们家有一个小院,有两棵枇杷树,还有一株玉兰,种了不少蔬菜,青翠葱绿,煞是喜人。陈炳坤先生是常熟人,民国年代在报馆谋生,算是报人,打成右派后在苏北灌云下放,改革开放后才回返南京,有了这个栖身

之所。他们的子女则都在苏北扎根了。胡阿姨对我女儿特别喜欢,我依照北方习惯,让女儿喊她陈奶奶,她很认真地理正说,喊我胡奶奶,我姓胡呢。女儿在琅琊路小学放学早,先是在学校附近的小饭桌做作业,等我们去接。胡奶奶听说后,对我爱人说,浪费那个钱干啥?让孩子在我家做作业吧。自此以后,女儿就在胡阿姨家里一边做作业,一边等我们下班回家。陈炳坤先生家对门,住的是龚永泉先生,龚先生是人民日报社江苏分社的社长,他壮年得子,对儿子很是宠爱,但龚经常出差,他儿子也总让胡阿姨照看。每家都是一个小女孩,因为胡阿姨,孩子们经常在一起,除了做作业,还能在一起玩耍,捉迷藏,学骑自行车,成为多年后他们珍藏的童年往事。

周末偷闲,如果不去古藁公园,或

者终于结束了什么培训班,会带着女儿在天津新村的院子里转悠。院子北面,翻过山岗,有供大家健身的体育器材,大院的孩子们也都在这里嬉戏放放松。有一次,在这里与一邻居攀谈,说起女儿学琴的艰苦费神。邻居说,他家隔壁有一老师,就是天津新村对面南京艺术学院的,据说很有耐心,你们可否接触一下?盛情难却,经过一番交流,

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女儿就跟着这位老师学了起来。谁知道,女儿学琴的兴趣大增,记谱、练习,都是突飞猛进。考级的时候,更是过关斩将,一路高歌。如今,在海外学习的女儿还会提到这位教她学琴的卓老师呢。

天津新村,没有物业,也没有严格的门卫,老旧,简陋,但这里的人家却彼此客气,彬彬有礼。在这个院子里,带着女儿闲走,往往会遇到很有意思很有故事的人。女儿印象深刻的有当年江苏电视

台的副台长徐惠征女士,她没有儿女,看到小孩子就特别疼爱;作家海笑,白眉特别长,总是乐呵呵的样子;评论家陈辽,一遇到我,就喊某某同志,女儿就会很好奇地躲在我身后,听他细说又看到了什么好作品的点评;而喜欢在院子里骑着自行车听着音乐缓缓而行的高大帅气玉树临风的男子,则是南大的张一兵教授,女儿会啧啧称赞着说,好有风度的教授啊!

女儿读初中后,我们搬离了天津新村。陈炳坤先生胡阿姨还专门来送别,其情依依,令人感怀。去年,女儿从国外回来,陪着她再去天津新村这个大院,去看陈先生胡阿姨,方才知道,陈先生已经病故了,胡阿姨则去了苏北她女儿家养老去了。物是人非,枇杷树玉兰树仍旧蓊郁,但留下多少记忆的宅院已经换了主人,默默瞩望,不禁一阵怅然。

40年不散邻

情,请看明日本

老院子



说单车

任溶溶

现在有一个广州话单词在上海很流行,那就是单车。单车上海话应叫脚踏车,普通话是自行车,不知何故,现在都用了广州话的单车。

单车为什么叫单车,查下来,是单

人骑乘之意。我小时候在广

州就学会了踩单车。当时广

州没有人自备单车,是到单

车行租单车来玩玩的。我正

是租单车来学会踩单车。

1938年我到上海,踩单车的人很多,同学盛峻

峰(即大翻译家草婴)就有一辆英国名牌三枪牌单车。

家里也给我买了一辆。时在敌伪时期,买的是日本货单

车。日本人矮小,单车很矮,腿蹬不直,不好受。

我后来把这辆新日本单车换了一辆旧的英国名牌单

车,脚刚好踏到脚踏板处,非常舒服,踩着单车往来

于爱多亚路福煦路,十分自在,十分得意。我踩单车

的本领也好,常让车后面坐人,带人上路。

如今共享单车在上海流行,在马路旁边摆一排单

车供路人使用。希望大家爱护这些单车,让这些单车

好好发挥它们的作用。

那年的春天迟到很久。若是往年,已是春燕呢喃,

杨柳依依的时节,但那一年依然是漫漫冬日,加上诸事

不顺,我的心情也如草木一般,郁郁不得生发。春寒料

峭的夜晚,我散着步,忽然一阵花香袭来,特殊的、极其

浓烈而又清新的花香。按理,浓烈了就不再清新,但那

种花,就是香得不合逻辑。慢慢地,体内的郁结之气被

缕缕花香搅动开了,像藤蔓一般螺旋上升,肺腑渐渐透

亮起来。是啊,春天终究会来的,且已悄悄降临。

被花香救赎的感觉难以名状难以忘怀。

次日清晨,便去探访。看到的是一排灌木丛,绿色

的枝叶,白色的小花,却不知她的芳名。曾经问过邻居

友人,甚至问过路人甲乙丙丁,但没人说得出的名字

。或许那白色的小花太不起眼,去过不

少花店,花市,也没见过她的踪影。后来

就搬家了。

之后的一年,又偶然闻到同样的花

香,依然是早春特有的,颤动人心

的气息。我突然比任何时候都想知道她的名字

。我怎么才能知道她的名字呢?在那

那国的陌生之地,我甚至无法用当地

的语言来描述她。也不像如今,有手机有微

信。

烦恼漫上了心头。我开始问自己,我

为什么非要知道她的名字

呢?是的,我想更多地了解

她亲近她。有了名字,可以

去查植物学的书籍,可以

去搜寻她的条目,不是嘛,从小到大,我

们都有一种习惯,对新鲜的事物,总想先掌握关于她的

概念和知识,那是一条捷径。

可是如今,我面对的是一株活生生的植物,她的花

香和我的生命,曾有过深入肺腑的连接,为何我要习惯

性地、急急地进入关于她的概念和知识呢?那些都是

从前人的感性经验里抽象出来的,而我为何不能去直接

体验她,去收获属于我和她之间的独特感悟呢?

这样一想,对于名字的执着灰飞烟灭。

之后,每次再遇见她,不再有多余的思虑,只是静

静地和她在一起。闭上眼睛体验她,让她的花香沁入心

脾,滋润每一个细胞。有一年,我发现她的花瓣并不是

纯白色,在含苞待放的时候,是淡淡的绯红;又一年,我

闻到了她的香在初开和盛开时微妙的同与不同。或许

因为不知其名,她于我始终是新鲜的,未知的,吸引我